

-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刘炎平 解艾玲 / 编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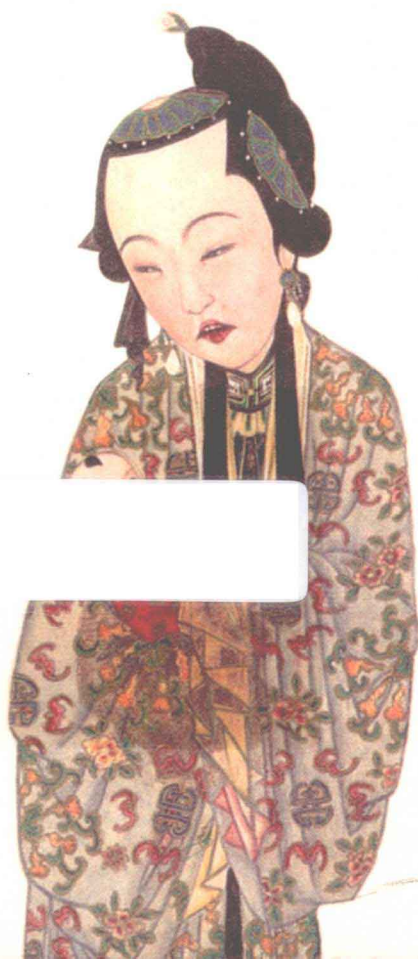
赵氏孤儿

李逵负荆

看钱奴

倩女离魂

荆钗记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经典名剧盛装重现
赏阅古典戏剧之精华
感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

中国古代传世名剧故事

刘炎平 解文玲 / 编著

赵氏孤儿

李逵负荆

看钱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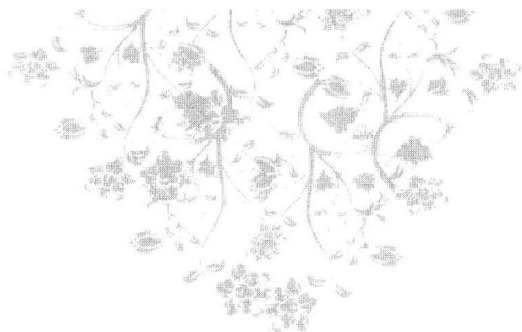
倩女离魂

荆钗记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教育出版社
TIANJIN EDUCATION PRESS



· 卷首语 ·

本套丛书从浩如瀚海的中国古典戏剧作品中精心挑选出三十部传世名作，将其改写成通俗易懂的戏剧故事，呈现在读者面前。

由于这些传世名作本身具有情节集中、高潮迭起、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剧情内容生动感人的特点，而改编后的每篇戏剧故事，又都经过精心剪裁，布局合理，结构严谨，脉络清晰，叙事流畅，文字清新，语言活泼，在充满时代气息的同时又保留了原剧作中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思想内容和语言精华，因此通而不俗，深而不奥，雅俗共赏，老少咸宜。这就既为有一般阅读能力而古文基础不足的读者，提供了分享这些前人创造的艺术精品的机会，又引导他们从中领略到这些传世名作原有的意蕴和韵味，从而加深对祖国传统文化精华的了解和热爱。

因全书篇幅较大，为方便读者，我们将其分为十二册出版。这是本书第三册，包括《赵氏孤儿》《李逵负荆》《看钱奴》《倩女离魂》《荆钗记》五篇传世名作。



目 录

- 赵氏孤儿 / 001
附评：赵氏孤儿大报仇 / 050
- 李逵负荆 / 057
附评：李逵负荆见真情 / 087
- 看钱奴 / 093
附评：吝啬入骨看钱奴 / 130
- 倩女离魂 / 135
附评：倩女离魂写真爱 / 162
- 荆钗记 / 167
附评：荆钗一支寄深情 / 224





赵氏孤儿

韩厥点点头，似乎相信了，但是立刻又变了口气：「你这箱儿里面，盛的是甚么物件？」「噢，这个——」程婴一怔，连忙赔笑道：「都是生药，无非甘草、桔梗、薄荷之类……」「可有甚么夹带？」韩厥的眼光亮得怕人。



赵氏孤儿

本篇故事是根据元代戏曲作家纪君祥创作的同名杂剧改编的。

纪君祥，一作纪天祥，元大都人，生平事迹不详。所作杂剧六种，全佚四种，有佚文者一种，仅《赵氏孤儿》一种存全剧。

《赵氏孤儿》故事最早见于《左传》，但较简略。到《史记·赵世家》和刘向《新序》《说苑》才存详细记载。纪君祥在改写杂剧时，在情节安排上作了较多变动。

本剧九百年来广为流传。继纪君祥《赵氏孤儿》之后，有《赵氏孤儿报冤记》（作者不详），有署名“姑苏陈氏尺蠖斋订释”的明世德堂刊本《赵氏孤儿记》，还有明人徐叔回改编的《八义记》。

元明杂剧衰落之后，自清中叶到现在，各地方主要剧种几乎都曾改编演出过这出戏。



《赵氏孤儿》也是我国最早流传到国外的古典戏剧著作。早在公元 1732—1733 年间，就传到法国。1734 年法国《水星杂志》发表了它的法文译文片断，1735 年巴黎出版的《中国通志》刊登了它的法文节译本。18 世纪 30 年代到 60 年代，英、德、奥等国也先后翻译、出版并改编上演过这个剧本。

春秋战国时期，晋灵公手下有文武千员，却最宠信一文一武两位大臣。文的乃是丞相赵盾，武的便是元帅屠岸贾。赵盾之子赵朔，还是灵公駙马。

这屠岸贾与赵盾素有嫌隙。因为嫉恨赵盾权势，他曾多次设计陷害赵盾，但都未能得逞。无奈，只好派遣一位名叫鉏魔的勇士，仗着短刀越墙而过，前去行刺。不想那鉏魔却感于赵盾忠义，在一棵大槐树上撞死了。这使屠岸贾十分烦恼。

后来，西戎国进贡来一只猛犬，名唤神獒，灵公将它赐予屠岸

贾喂养。

屠岸贾见那神獒生得身高体大，凶猛异常，便心生一计：他先将神獒锁在一间净室之中，三五天不与饮食。又在后花园中扎下一个草人，紫袍玉带，象简乌靴，打扮得与赵盾一模一样。草人腹中悬一副羊心肺。待那神獒饿得发疯，屠岸贾便牵它出来，将披在草人身上的紫袍剖开，让它饱餐一顿，然后依旧锁入净室。又饿了三五日，重新将这故事再演一遍。

如此反复试验了一百天左右，屠岸贾看神獒可以派用场了，便前去谒见灵公，说今时朝中有不忠不孝之人，甚有欺君之意，不能不防。

那灵公本来昏聩无能，一闻其言，不胜恼怒，便向屠岸贾索问其人。屠岸贾并不直言是谁，却回答道：“西戎国进来的神獒，性最灵异，它便认得。”

“真有此事？”灵公听得大喜道，“当初尧舜之时，有灵兽獬豸，能除奸邪之人，倒未曾听说我晋国神獒也有此等本领。那神獒今在何处？快牵它来见寡人！”

于是屠岸贾便让人将神獒牵上殿来，当众解开神獒项颈上的锁链。神獒立时利箭般向着紫袍的赵盾扑去。

其时赵盾正在灵公坐榻之旁站立，未加提防，几乎被神獒扑倒



在地。亏得他平日胆略过人，手脚敏捷，只将身子一闪，便让那神獒扑了空。待神獒猛叫着再次向他扑过来时，他早手提袍襟，躲到了殿柱之后。

神獒不甘心，便赶着赵盾，在大殿之中飞跑起来。众大臣看在眼里，都暗暗为赵盾捏把冷汗。晋灵公也被惊得瞠目结舌，说不出话。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得一声雷鸣般的高叫：“丞相莫慌，我来也！”接着便见一个人手提金瓜，闪电也似冲到神獒前面，只一瓜锤，打得神獒怪叫一声扑倒在地。

紧接着，他又踏倒神獒，扔下瓜锤，一手揪住神獒脑瓜皮，一手扳住神獒下巴颏，只一劈，便将神獒的脑袋掰为两半。那神獒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挣扎着死了。

满朝文武，顿时都舒了一口气。

众人看时，那打死神獒的不是别人，乃是殿前太尉提弥明。他将神獒打死在地，也不说话，依旧威风凛凛地提着瓜锤退下殿去。灵公自觉无趣，悻悻然下旨：“退朝！”

赵盾惊魂甫定，随着众人走出殿来，寻他原乘的驷马车。谁知屠岸贾已派人将驷马卸掉二马，双轮去了一轮。这时，一群手执利刃的兵丁围了上来。

有一名壮士从路旁跳出，一臂扶车，一手策马，硬是将赵盾从

一群手执刀枪的兵丁之中救了出去。那些兵丁发声喊，还要仗人多将赵盾抢回，却被那壮士回过头去怒吼了一声：“谁敢前来送死?!”吓得人人哆嗦，个个打战，谁也不敢再斗胆冲上去阻拦，眼睁睁看着他护送赵盾走远了。

你道其人是谁？原来是赵盾下乡劝农时，在郊外用酒饭救过他一命的饿夫灵辄。当时灵辄接过酒饭饱餐一顿，不辞而别，连一个谢字都没说。却不料此刻挺身而出，报答赵盾一饭之恩。

屠岸贾连施三计都落了空，恼怒异常，便在灵公面前诬陷赵盾，谎称赵盾犯有谋反之罪，怂恿灵公将赵盾满门抄斩。

灵公想到赵盾被神獒追得绕殿而走的情形，立刻准奏。只是提出赵朔乃是当朝驸马，又住在公主府中，不好擅杀。屠岸贾回答：“为臣自会相机行事！”接着便率领人马前去丞相府，将赵盾满门良贱三百余口，杀得只剩驸马赵朔夫妇二人。

至此，屠岸贾仍不肯甘休。他担心赵朔日后要为全家报仇，便想斩草除根，萌芽不发。

于是派一使臣带着弓弦、药酒和短刀，到公主府中假传灵公旨意道：“赵朔跪听主公之命，为你一家不忠不孝，欺公坏法，将你



满门良贱，尽行诛戮，尚有余辜。姑念赵朔有一脉之亲，不忍加诛，特赐三般朝典，随意取一而死。其公主囚禁在府，断绝亲疏，不许往来。——兀那赵朔，圣命不可违慢，你早早自尽者！”

身为驸马、官拜都尉的赵朔，早已料到屠岸贾有此斩草除根之计，因此在屠岸贾率领人马将自己一家灭门之时，便嘱咐公主道：“公主，你听我遗言，你如今腹怀有孕，要善自珍重。若是你添个女儿，更无话说；若是个小厮儿呵，我就腹中与他个小名，唤做赵氏孤儿。待他长大成人，务必要替我全家报仇雪恨！唉！恨只恨屠岸贾那蠹国的奸臣大权在手，平白无故害我全家，枉教我一片报主的忠良之心一旦抛休！”

使臣宣过圣旨，公主早在一旁哭作一团，赵朔却只含泪对她道：“公主，我嘱咐你的话语，你牢记着！”接着便从使臣手中拿过短刀，饮刃而亡。

那屠岸贾也早已听说公主怀孕之事。他唯恐公主生下个“小厮儿”，日后长大成人，变为自己仇人。故而在公主分娩前后，命人去严加看视，只等婴儿出世来向自己禀报。

这一天，差去看视的卒子回来禀报道：“报得元帅得知，公主囚在府中，添了个小厮儿，唤做赵氏孤儿哩！”

屠岸贾听得一惊：“是真个唤做赵氏孤儿？”

他想这“孤儿”二字，分明是要记着灭门之仇，一旦长大成人，岂不是祸根？看来非要立刻将其杀掉不可！

但转眼一想，又觉得杀死一个刚刚出世的婴儿，未免会教天下人哂笑自己气量狭小，待一月满足再杀这小厮也不为迟。于是开口道：“令人，传我的号令去，着下将军韩厥，把住府门，不搜进去的，只搜出来的。若有盗出赵氏孤儿者，全家处斩，九族不留。一壁与我张挂榜文，遍告诸将，休得违误，自取其罪！”

在屠岸贾看来，如此严词峻法，周密安排，那赵氏孤儿便插起翅膀，也逃不出他的手掌心去。

谁知在暗里还有那么几个胆大包天，不畏生死之人，并不将屠岸贾的赫赫威势放在眼中。他们千方百计，想方设法，要将那赵氏孤儿营救出府，为赵家留下一条根脉，日后好向屠岸贾报仇。其中之一，便是孤儿之母、赵朔之妻——晋室公主。

自从丈夫赵朔被害，公主只觉天下烦恼都在自己心头，犹如秋夜雨，一点一声愁。但她牢记着丈夫临亡时的遗言，一心要将这孤儿养大成人，日后为赵氏全家报仇雪恨。只是如何将这孤儿送出公主府门，放他一条活路出去，却使公主十分犯难。



焦急之中，她想起来，目下再无别的亲人，只有自己门下程婴，在家属上无有名字，可以向程婴讨个主意。

那程婴本是个草泽医生，一向在驸马府门下来往，蒙驸马夫妇十分优待，与常人不同。只因为赵家家属中无他名字，故而在丞相被杀、驸马遇害之后，还准他每日为囚在府中的公主传茶送饭。屠岸贾对他也不甚猜疑。

程婴深知屠岸贾气量狭窄，性情残暴，一旦翻脸，便要置人于死地。因此，虽对屠岸贾残害赵氏一家深恶痛绝，表面上却不动声色，看去仿佛无事人儿一般。

这天听得公主唤他，他还以为是公主产后要什么汤药，忙提着药箱赶进府中。找到公主，他问公主有何事吩咐。公主没有说话，却含泪抱着孩子，扑通一声跪在他的面前。

程婴见状大惊，连忙伏地顿首道：“公主请起！公主请起！您有话尽管对程婴吩咐，程婴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公主缓缓站起身，尚未开口便失声恸哭道：“俺赵家一门，死得好苦楚也！”

程婴劝她有话慢慢讲，不必过分伤心，她才止住哭声，说：“程婴，俺唤你来别无甚事。我如今添了个孩儿，他父临亡之时，取下他一个小名，唤做赵氏孤儿。程婴，你一向在俺赵家门下走动，

俺赵家也不曾错待过你。你怎生将这个孩儿掩藏出去，久后长大成人，好与他赵氏报仇……”

“啊呀公主，您还不知道！”程婴未等公主话说完便急得道，“那屠岸贾贼臣闻知您产下赵氏孤儿，在四面城门上张挂榜文，说但有掩藏孤儿者，全家处斩，九族不留。——我怎么掩藏得他出去？”

“如此说来，这个忙，你是不打算帮了。”公主面露失望之色道，“妾身常听夫家提起你，知你是个刚正忠勇之士，这才如人家所说，事急思亲戚，临危托故人。没想到……咳！也罢，请您原谅妾身唐突，方才所言，只当未说一般……”

“这，这，这……这话又是从何说起！”程婴被公主一激，急得面红耳赤道，“非是小人见死不救，委实是此事干系重大，若万一不慎，小人一家九族被斩事小，这小舍人性命，也难保全哪！”

公主问：“以你之见，如何是好？程婴，你可怜俺赵家三百口含冤而死，报仇之事，都在这孩儿身上，多请设法救他一条活命出去。”

“这个……”程婴沉思有顷，回答道，“假若我掩藏出小舍人去，屠岸贾得知，问您要赵氏孤儿，您将何言以对？假若公主说道：‘我与了程婴也。’俺一家儿死了便罢，这小舍人也休想活命……”

“噢，原来你是对妾身不放心呀！”公主慨然道，“只不知妾身所求，你能答应否？”



程婴回答：“哪还消得说？只要公主信得过小人，小人仍是方才那句话：虽肝脑涂地，也在所不辞！”

“既如此，妾身便让你走得放心！”公主说着，将孤儿交到程婴手中，接着解开裙带挂上窗棂，自缢而死。

程婴眼见得公主香消玉殒，一命归阴，忍不住在心中大声呼叫：“公主放心，俺程婴只要一息尚存，便是死，也要将孤儿救将出去。”

他知道在此处不便久停久住，忙打开药箱，将孤儿放在药箱之内，又在孤儿身上放些生药遮住身子，默默祈祷道：“天也！可怜赵家三百余口，诛尽杀绝，只有这孩儿一条活命。孩儿也！我如今救得你出去，你便有福，我便成功。若是着人搜将出来呵，你便身亡，俺一家儿也都性命不保。公主也！您若在冥冥之中有知，便保佑俺程婴，救得孤儿死里逃生罢！”

走到公主府门口，只见下将军韩厥正在一群小校簇拥之下，仔细盘查过往行人。程婴忍不住心头一阵发紧。

但转而一想，又有些释然：怕甚么？他韩厥须是我老相公抬举起来的。老相公在世之时待他不薄，他总不至于不讲一点天理良心罢？待我壮起胆子，硬着头皮撞他一撞。若万一侥幸，掩将出去，

则我与小舍人性命可保全也！

不料，他刚刚跨出大门，便有两个执戟小校迎上来喝道：“呔！那抱药箱者，站住！”

程婴一惊，忙问：“这是为何？”

小校回答：“俺家将军有话要问！”说着将程婴带到韩厥面前。

程婴本以为韩厥一见面便要怒喝几句，给自己一个下马威的。然而韩厥却用那一对教人一见便心寒三分的眼睛，将他上上下下打量了好几遍，这才突如其来地问道：“那抱药箱者，你是甚么人？”

程婴听了忙答：“回将军，我是个草泽医人，姓程，叫程婴。”心中暗喜：造化，原来他却不认得我！

韩厥又问：“你从何处来？往何处去？”

程婴回答：“我在公主府内煎汤下药来，目下回自己家去。”

“唔，煎汤下药。”韩厥沉吟道，“你下甚么药？”

“下了个益母汤。”程婴回答，小心地看着韩厥的脸色。

韩厥点点头，似乎相信了，但是立刻又变了口气：“你这箱儿里面，盛的是甚么物件？”

“噢，这个——”程婴一怔，连忙赔笑道，“都是生药，无非甘草、桔梗、薄荷之类……”

“可有甚么夹带？”韩厥的眼光亮得怕人。